

## 非常道

## 中国数亿产业工人有失业危险吗？

在互联网正在改造工业的年代，很多人心中有一种疑虑，或在不久的将来必有一种疑虑，那就是数亿产业工人会不会失业？

中国有多少产业工人？没有确切的数字，不过多方报道均采用2到3亿的数字。这个问题并非耸人听闻，因为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，也就是工业4.0，其标志就是制造的智能化，无人机和无人汽车已经上路，无人工厂也为期不远。海尔和格力、富士康这些家电大佬都在投入巨资将流水线机器人化，“机器换人”成为时髦的词语。

所以提前一步担心工人失业自有其道理。想进入服务业？餐厅服务员都会用机器人了，新闻报道都用机器写作了，基础数据研究也

是机器人化了，服务业从业人员本身都担心失业问题，更不会给茫茫产业大军留下多少余地。

面对担忧，我们的答案是，随着工种的消失，失业是必然的，但是一种需求的被满足必然会产生另一种需求的渴望，作为个人，必须随着时势和环境的变化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，调整自己的方向。决不能死抱着一棵树，那是自寻死路，政府都救不了你。

都说马云用网络商业消灭了实体商业。但是我们要看到，第一，实体商业衰落是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。

第二，失业的营业员去哪儿了？都变成了淘小二和微商了！在一家家店铺倒闭的同时，海量的小作坊微店开始崛起，他们雇

佣了大批人手来进货、分拣和销售。快递行业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，送货小哥一夜之间迈入了中等收入群体。

同理，从今天看十年以后，遍地都会是无人工厂，但无人工厂并不是无人，人还需要做管理机器、维修机器、监督机器的活儿，因为机器会坏呀。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场景之一。

今天的我们也无法充分想象未来会诞生多少需求，那一定是远远超出大部分想象能力之外的。

灯泡出现后，蜡烛工人失业了，铁路出现后，马车夫失业了，但是我们的文明因此进步，我们的生活因此变好，还是拥抱未来吧，当然前提是不断提高自己。 ■马克

## 浮石绘

## 风月乱谈



谈风月关鸟事 浮石作

## 财看见

## 理智的德国人怎么花钱

曾经问过身边的德国朋友：“你是否做过投资理财？”一半以上的人回答：“从来没有做过投资。”问：“连股票也没有买过吗？”回答还是摇头。

历史上德国也发生过股灾，不少德国人亏损严重，对向来以理智、冷静著称的德国人来说，风险投资经验让他们长记性了，他们明白到股市上并没有一夜致富的好事。

德国银行协会的数据显示，储蓄是德国人最喜欢的投资方式，“为什么存钱？我的父母和祖父都是这么做的”。对于每月把工资的一部分存入银行，多数德国人都觉得理所当然。他们认为，上一辈人在二战后靠省吃俭用，不断地存钱，才让后一代过上了富裕生活。

德国人把钱主要花到了吃、穿、住、行上。在这四项基本生活开支中，衣、食所占的比例极小，

而住、行却占了很大的比重。德国人把大量的钱用于住房、汽车及外出度假等方面。60%以上的德国人并不购房，而是选择租房。为何租房在德国如此普遍？原因很简单：租房比购房划算。

除了住房，另外一笔很大开销是“行”。德国家庭基本上达到人均一辆车，汽车从几千欧元到几十万欧元不等。在德国，开车出行最大的费用不是加油，而是停车费。街边的停车收费大约2欧元/小时，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

从“行”的广义概念来看，德国人很大一部分支出是度假旅游。每年的七八月是德国人雷打不动的休假。最有钱的人去美洲、亚洲甚至非洲旅游，稍微有钱的人到欧洲其他国家，钱不多的人则只好在国内走走。

所以德国人手上闲钱并不多。正因为如此，多数德国人根本无钱投资理财。 ■杨佩昌

## 谈古今

## 唐朝有“冷漠罪”

如今有一些人，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，面对邪恶势力及危害社会安全的现象不敢挺身而出，而是无动于衷或缩手缩脚。现今法律，无法将这些冷漠的旁观者绳之以法，人们只能在道义和良心上对他们进行谴责。但在唐代，这些冷漠的旁观者则要受到法律制裁。

《唐律疏议·贼盗律》规定：发生强盗及杀人案件时，被害之家及邻舍，“同伍”（五户为一伍）及“比伍”（邻近的五户）都必须立即向官府报告，“当告而不告，一日杖六十”。若是盗窃罪，则比照这一刑罚，减刑二等。当罪犯劫持人质时，“部司及邻伍知见，避质不格者，徒二年”。意思是说：当看见有犯罪分子劫持人质时，“警察”及邻居不冲上前去搏斗捉拿犯罪嫌疑入者，判刑两年。

《唐律疏议·捕亡律》规定：“公安人员”在道路上追捕罪犯，当追捕者因势单力薄而无法制服擒拿罪犯，因而求助于道路上的行人时，“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，杖八十”。邻居之间也有挺身而出抓捕犯罪分子的义务，“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，告而不救助者，杖一百；闻而不救助者，减一等。力势不能赴救者，逮告随近官司，若不告者，亦以不救助论”。

如果看见发生火灾，却不报告不扑救，也要治罪。《唐律疏议·杂律》载：“诸见火起，应告不告，应救不救，减失火罪二等。”其刑罚比照失火罪减二等执行。假如说失火罪徒刑两年，那么发现火灾不报告或不扑救者则判一年徒刑。 ■王东峰

## 讲故事

## 民国名家笔下的中秋

鲁迅先生对中秋是情有独钟的，从1912年至1936年间的日记中，每年都有中秋的记述。1912年的中秋，鲁迅正独自客居北京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阴历中秋也……见圆月寒光皎然，如故乡焉，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。”一股怀乡思亲之情跃然纸上。不能与家人共享天伦，鲁迅只好与朋友欢聚。1917年中秋，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与友人聚，当天的日记写道：“烹蟹沽酒作夕餐，玄同饭后去。月色极佳……”这个中秋月，自然令鲁迅神往。

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，对家

乡绍兴的祀月风俗，记忆犹深，他在《儿童杂事诗》中有一首《中秋》诗写道：“红烛高香供月华，如盘月饼配南瓜。虽然惯吃红绫饼，却爱神前素夹沙。”诗中记载了江浙一带中秋的风俗。

这种素月饼四两起步，最大的有十斤重，配上水果四色和南瓜、西瓜、北瓜（西葫芦）放在供桌上，旁边烧着一对小至一两、大至一斤的红烛，孩儿们挨个磕头，直到烛残月西而罢。祭祀完毕，一家人切月饼为若干块，分给男女大小，仆工佣妇也有份。这就是绍兴中秋祀月的风俗。 ■刘永加

有点文化的成年男女，大概没有不懂风月或不知道风月二字是什么意思的。若真不知，百度一下，半分钟便能找到答案：所谓风月，意即清风明月，也指声色场所，风骚、风情是也。风月跟鸟有关吗？那是自然的，也是当然的。

人世间的什么事跟鸟没有关系呢？

我说的鸟当然不是真的鸟——我又不是生物学家或鸟类学家，哪有对各种鸟类的渊博而生僻的知识？就是有，估计也引不起读者诸君的什么兴趣。大家既然知道我说的鸟指的恰恰不是鸟，自然也就知道我说的“鸟事”其实是何等美妙的人事了。

与人事相关的是国事。倒回去几十年上百年，公共场合是不宜或不能谈论国事的，否则，完全可能祸从口出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时的人们嘴里只能“淡出鸟来”。事到如今社会已经进步和开明很多，不仅早就可以“端起碗筷吃肉，放下碗筷骂娘”，而且人人可以操中南海的心，更别说放眼全球、挥斥方道了。但从趣味性上来说，谈时事政治，还是远不及谈风月那么引人荷尔蒙分泌，尤其是男女夹杂的场合。

若要组词，风月后面紧跟着的便是无边。无边即无际，既

是说人要风月起来便没有了尽头，也是说万事万物万变不离其宗都可以风月。不信？不信你留心一下，看你周围是不是常有这样两种人：要么用国骂作为每一句话的前缀；要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与“鸟事”有关的暗示。

月风无边自然把雅和俗都囊括进去了。其实，所谓雅和俗，常常不过是人类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说法。比如说我们说的“鸟事”，既可以用一个动词把它说得简单明了，又可以用赋比兴把它说得美妙浪漫，弄出云泥般的差别。不要小看了这个，一个懂得如何含蓄聪明、诙谐有趣地谈论“鸟事”的人，往往就是一个魅力四射、拥有更多风花雪月、风流韵事的人。因为正是他给那件人人都会干的事，披上了诗意、梦幻的华美外衣，使其具有了事前意淫、事后韵味般的非人似仙的可能性。

感谢中国语言文字具有的丰富想象力，使我们能够把一件事想象成很多事，也可以使我们能够把很多事想象成一件事。而不管是从头干到尾，还是从尾干到头，都那么有滋有味。 ■浮石

浮石 画家、影视编剧、小说家。以长篇小说《青瓷》知名中外。

## 喜阅读

## 《诗经》一个民歌的时代

《诗经》在我心中，尊贵如东方的圣经，记录着农业文明最古老的光荣。在这部典籍里呼吸过的男女居民，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生活在离造物主最近的地方，门前的原野、山峦、岩石，无一不是造物主最原始的作品，余温尚存。只有阡陌属于自己。

于是，那些手摇木铎的采诗官奔走于阡陌之间，聆听着大自然苍老的声音和人类年轻

的声音，充满感恩的心情。村野气十足的《诗经》，象征着一个时代，民歌的时代，那也是人类啾呀学语、蹒跚学步的时代。在大自然的露天课堂里，连文盲都可能成为真诚的歌手。赤子们能读懂造物主手中的无字天书。甚至可以说，这是一些目睹造物主的指纹而成长的无名诗人，在平凡的劳动、情爱、游猎中获得的秘密智慧。 ■洪烛